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六計二十九版

周易十二

繫辭下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  
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  
以云之類學履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  
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文  
問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  
離震之象否是學履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  
揲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  
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  
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

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學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備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學履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二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

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

間不陞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寓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淵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本相如此也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極說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學蒙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確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消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文辭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如何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人錄云如此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是字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

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爻大抵此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即屬來自耳人錄云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人錄

問爻者効此者也曰爻是兩箇爻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問爻也者効此者也是効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首像此



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像此効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偶學象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學履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學履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

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富從釋文淵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學履

理財正辭禁非是二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係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右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闕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相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通按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



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  
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  
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  
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栢牝牡麻  
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  
腹也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  
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  
揲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口曰麗曰悅皆順  
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當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德地淳○可學錄  
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  
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  
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淵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  
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  
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  
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  
亦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  
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  
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  
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  
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實在元祐幾年乙家實在前甲家  
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  
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  
後如何個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



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個

右第二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  
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未句意亦然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髮髯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  
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淵  
易者象之是摠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上云像也材也  
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句象字學履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其模樣淵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  
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

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  
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  
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  
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學蒙

乾乾不息者體曰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

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個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

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

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

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

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



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學蒙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忽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效驗淵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上一事一理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升卿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此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其分曉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



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

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曰

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交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錄詳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

保是以亡亂者是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

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

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

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

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

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

與瀆相近只爭此字便至於流也個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

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

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

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

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

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漢書引此句言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個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

非知幾者莫能上交者其取奉之心下交

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微

處理會賀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



幾亦是見得方今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壑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學蒙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却

天地氤氳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端蒙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網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間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二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其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



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淵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  
管生出邪為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  
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他做處淵是所為淵云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  
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  
曰此以後皆難曉學蒙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稽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  
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淵

其表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

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  
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  
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淵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備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  
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  
曰是學蒙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  
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學蒙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

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三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

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

是一箇物事問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辯困而通則可辯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辯其非損是微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膏上綽過如此行權便不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

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淵

鄭仲履問易係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  
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  
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楊子雲太玄一文吉一  
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二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  
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豪髮不可移此  
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  
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  
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方子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  
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  
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  
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備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  
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

辯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  
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  
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又之事得其宜乃所以  
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  
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  
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  
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  
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  
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  
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  
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



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  
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  
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  
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  
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  
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  
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  
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  
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個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呈聲爲稱物之  
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孰於事能優游以  
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  
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學蒙

問巽稱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  
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  
文公問問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  
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義  
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  
對權字須著用經字個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各當箇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  
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  
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一本云是地  
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  
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  
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  
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截斷  
衆流句也個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個

問巽以行權權是透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文蔚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孝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蓋卿

巽以行權允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淵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更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淵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書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書底言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淵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其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淵

右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



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辨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其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問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履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二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爻占卦必有箇物事各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為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學履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善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忌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

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問○學發  
錄少異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

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

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良父又曰此段

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

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

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

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

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

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

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

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



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  
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  
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  
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  
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  
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  
見得個

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  
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  
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  
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  
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  
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

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怕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怕簡以  
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  
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采渡也不妨萬一  
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  
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  
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  
無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  
山坡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可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  
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  
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為健若不  
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播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  
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  
去又非所以為坤所說險阻與本義異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



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而下來到  
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  
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  
左而右右而左皆然淵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  
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  
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刺刺

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以上不

得自是住了後復云前說差了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

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或錄云乾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

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

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

### 阻之理備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

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

前坤以阻言者如此謨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

言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天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

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

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

是陽成豐豐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

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

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

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豐豐是做將去淵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



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豐豐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豐豐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謀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學蒙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器曰易中器字是恁

地說學履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六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其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淵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淵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龍人謀鬼謀酒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學蒙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切疑自吉凶可見矣  
而上只是揆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  
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  
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  
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  
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  
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  
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  
恐是這樣意思學獲

右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七 一十款  
周易十三

說卦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  
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却是說  
見助於神明淵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說道他為  
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淵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垂物事教人做筮  
用到那二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  
指二老剛柔指二少淵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大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  
如此只是二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參之兩地  
者兩之以一也以方貞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



問以方負而言參兩如天之負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幹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

有二畫三畫中參之則為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

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二一箇地兩之為二二三為

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二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

為陰陽二少為柔剛參不是三之數是兼二才而兩之初剛

而二柔按下二爻於三仁而四義按中二爻於五陽而上陰

按上二爻於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

二極為天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

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堦者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

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

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

事揆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

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淵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

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今得一箇

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淵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

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二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

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為

數端蒙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

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

三謂一二三五兩謂二四一二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

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學履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其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問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爻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幹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竦因子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錄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履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

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以一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淵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

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



他底然這上也有意思皆是自淺至深淵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淵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闕祖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淵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人傑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導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與此是一非却是學

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去偽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耳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

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孝為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

至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蓄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



有這箇物事

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二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二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幹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厚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端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淵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



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銖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淵

晏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學蒙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

仁義也方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為兩方子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然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學蒙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數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問

射猶犯也人併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學蒙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本



是相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蘇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

地方交錯成六十四淵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

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學蒙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

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出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

止之學蒙

後四句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却恁地說得好淵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淵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重卦出齊乎巽曉不得離

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西

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

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

皆歸藏于此去安存慰勞他學蒙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

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

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幹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幹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

始處淵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

北方子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  
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  
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  
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  
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  
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  
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  
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着一句神  
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  
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  
橈者是也翰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淵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不應在南北且做  
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

恁地相似淵

文王八卦有此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  
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  
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方子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淵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  
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淵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單作牒者只看撰著有不依這字  
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  
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淵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  
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  
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撰著求卦求得一陽後



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學家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淵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淵

為乾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卦此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淵

至之問良何以為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良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安卿說麻衣以良為鼻曰鼻者面之山管管輅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感眉曰亂道如此之甚義附

序卦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其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

事交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交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淵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幹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筮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幹

### 雜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淵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交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

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噉嗑食也音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去偽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籊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

尚書一

綱領

至之間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如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論夫以下三皇五帝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關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



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叔昌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  
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為之且  
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  
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以  
何為據耶此事已釐革了亦無理會處義剛一本云問三  
孔安國之說然五峯又將天地人作三皇義農黃唐虞作五  
帝云是據易繫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泰誓  
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未見得史遷全不是  
歐公全是蓋泰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  
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  
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知世本所載帝  
王世系但有勝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  
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罔命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  
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  
於史官屬辭須諳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  
言或是當時曲圻說話所以難曉論古今文以下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  
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  
此不可曉們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  
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  
子五千言皆緝綴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入之耳問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  
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  
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  
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  
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  
書解必不是欺

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  
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龜錯以伏  
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登且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



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  
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宇  
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  
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  
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問命  
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  
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  
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  
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  
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  
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弟兄之類又唐叔得禾  
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决無姪先叔之理吳才  
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  
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

比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  
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  
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  
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  
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  
可考矣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書於  
孔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也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  
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晁錯却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  
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  
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  
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  
禹謨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  
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  
康誥爽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



曉因其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苗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求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

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

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尚書又却

較分明曰尚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

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

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

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桀伏生所傳

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

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二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

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

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

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

體自是不同了嘖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

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

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則是當

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

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類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

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

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

語而已廣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

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  
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  
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  
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辨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聞康王何  
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  
是要解那成王做工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  
王詩後章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剛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生於書既  
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外聽訛卒不足以見帝  
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  
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  
得其嘗欲作書說竟不曾心以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

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璇璣王  
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着亦無甚緊要以其觀之若看得此  
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  
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道夫知讀尚書法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  
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這展開是  
多少舜典又詳續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  
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  
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  
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  
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已每如此謨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了得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細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究會後面盤語等篇又難看且如尚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其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思口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俞帝子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内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内制心在内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



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有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曰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問讀尚書欲與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

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尚書注并序其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繁氣悶



人東漢文章皆然個

尚書决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决不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卓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廣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偽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揚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義剛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孔傳論

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

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說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

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三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

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雅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却麤大漢孫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廣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

道那時也有了熹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徐彥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康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

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時書是後來作底卻不好如書

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銖因問世所傳

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

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你張綱後來作參政

不知自認與否子孫自認之說當時失於再扣後因見汪玉

論經旨尤精於書若為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其

刑各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珍戮乃以義民忍威不

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詔聖人疑誤學者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明文思處

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

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

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

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

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

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

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

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書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

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常意又間引

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振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祖

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

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予細其書解徽州刻之當

李經叔異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攷證振

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



恭却是傷於巧道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

本是也其文甚闢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

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是有難通處管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

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

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舉并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

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

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

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卓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啗

堯典

問序云聰明之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

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然

若晉古帝堯作書者叙起振

林少穎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廣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

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廣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

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振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聽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

多如此詩允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中振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廣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聽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廣

克明俊德只是明已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振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

弗迷其道當從史記辨人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辨人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也釐則訓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廣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曰是胤

子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胤國堯所舉又不知是誰鯀而禹爲之用聖人大公無私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振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廣

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嫩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百族姓後有百姓不親干百姓咈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爲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過欲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曾如此思量過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是安



坐而無所作爲

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羲

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  
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

義始備廣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  
三辰之所在廣

古字宅度通用宅隅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  
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廣

問寅賓出日寅饑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口是  
推測日出時候寅饑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  
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屋宇有  
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兩

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祈因夷  
曠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折後之事夷者萬  
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犖尾至毳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  
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  
爲築一臺而分爲四處非也古注以爲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  
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斂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  
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  
作之作說即是此意廣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  
西成爲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饑是饑其入敬致



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廣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廣

堯典云暮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

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大雅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

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堯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

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廣

伯恭說子朱啓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讎歎堯問疇咨若時

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

朱之惡失於薦揚耳明

包顯道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讒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

以白為黑變錄云問啓明與讒訟相反靜言庸違則不能

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嶇且說而今暗昧底

人解與人健訟不解惟其啓明後方解讒訟又問堯既知鯀

如何尚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很拗自是所以弄

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鯀倖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

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義剛

共工驩堯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廣

儻功亦非灼然知是為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君先敬勞

肆祖厥敬勞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

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廣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議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

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為

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

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

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



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其整齊太保奭隸芮伯隸彤伯駟畢公趙衛侯毛公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人辨別出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揆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異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

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傳亦無官屬必大

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廣堯知絲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事甚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蒲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有一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海今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則流得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事如何楊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異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



今言廢閣詔令也蓋繇之為人悻矣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廣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廣

丞丞東萊說亦好曾氏是曾彥和曾自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懲廣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瀉汭嬪于虞乃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文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釐降二女于瀉汭

嬪于虞此史官所記釐治也帝曰欽哉堯之言乃往之女意輯五瑞嘒

來乃日觀四岳群牧隨其到者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賀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次當

如此復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刑宮大辟象猶流宥五刑刑只是回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刑宮大辟象猶流宥五刑刑有疑似及可憫者隨之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金作贖刑贖之正刑則只是憫者令以金贖法正刑亦赦怙終賊刑怙終者則賊刑必大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振

舜典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廣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

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

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

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子畏於正之類也舊來頒降避

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諱

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人皇中之一黃帝



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誕蓋難憑信也人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

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

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百揆

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

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

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人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

雨也若主祭之說其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

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為好剛義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

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廣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

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

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

曰恮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

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廣

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廣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

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

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克伊川以為可疑坊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闕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已當天心否未必然只

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廣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

然決非是常祭廣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



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禮  
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  
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  
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  
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唯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恐只是王畿之  
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  
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  
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傑

汪季良問望裡之說曰注以至于代崇紫為句其謂當以紫望  
秩于山川為一句趙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巡狩  
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廣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土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儀

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五王之器初既輯之至此禮無  
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書之文顛倒了五器五禮之  
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即是衰經之  
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即是簫鼗之類如者  
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  
諸侯既朝之後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  
事既卒而乃復還也蒙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  
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禮只是吉凶軍賓嘉  
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觀  
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  
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奉



右即是還之也

此二句本橫渠說○錄

五玉三帛一死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觀東后三帛二生一死

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

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即同也

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贄

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廣

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議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為復也議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

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為如五器輯五瑞而卒

復以還之其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爾魯哥幾問古之巡

狩不至如後世之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

君以乘御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

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堯卯茨土塔之時莫不

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

寡弱也趙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徧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

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徧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

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

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

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廣○錄

以昔山為南岳五嶽亦近非是一年只往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問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

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

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

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廣

舜巡守恐不解一年周徧得四岳皆至遠也揚

巡守只是去回禮一番議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為幽并二州則  
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為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  
為并州北為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為營州廣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  
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  
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義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  
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刑官大辟  
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揔括猶  
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  
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  
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刑官大辟  
皆然猶吏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足者亦折其手足傷人目  
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

可怒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  
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  
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  
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  
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令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  
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怒者則許用  
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  
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  
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  
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豪釐秒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  
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  
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



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儻

問象以典刑如何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刑官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為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為惡害及平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為贖刑以贖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為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一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

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者義理當然不為苟且姑息也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并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亦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廣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錢便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錢劓惟倍刑倍差官六百錢大辟千錢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薄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佞



放驩兇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驩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

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此等隔涉遙

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

了便受折難廣

四凶只緣竟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

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廣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尹言亦不是死未見其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

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聰

林少穎解得洛云魂殛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并于天魄降于地底

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

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樂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過客八音以禮論之則為

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

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

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

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

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

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

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

然亦不過三月教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

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

耳之意教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  
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廣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次君子采舉其  
類而咨詢也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  
勉以行百揆之事廣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兼平章  
事模樣

問堯德化如此又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  
是怕恁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

爲此而設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  
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清以漸而入也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刑三

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  
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廣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弃於市官刑下蠶室其他底  
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  
了他嬰孫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  
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五服三就是作

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刑下蠶室劓刑就僻處蓋劓刑若  
在當風處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  
之爲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廣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  
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真清堂徽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那禮



文分明不糊塗也廣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職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

須理會得樂方能聽璘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

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為宮

則大簇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永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

子上都無益了廣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

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

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

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先樂去

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道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節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

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鞞

聲只有五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永律和聲○當

聖只訓疾較好廣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讎皆傷殘之

義廣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職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

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

朕師也儀

纓契臯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刑掌禮樂

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處置底聖



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職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廣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無  
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為  
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  
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趙

方設居方遂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為丘  
言九丘也傑

### 大禹謨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  
汝亦昌言故先說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  
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者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  
只管穿鑿求巧妙爾廣

自右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廣

書中迪字或解為蹈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變通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用得本皆  
輕莖字只與匪同被人錯解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顏師古注  
漢書曰莖與匪同其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改非漢人文  
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莖字作輔字使不知如  
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若漢書皇帝  
若曰之類蓋是宣導德意者敷演其語或錄者失其語而退  
記其意如此也枕謀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當無虞時須是做戒所做戒者何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  
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議

做戒無虞至從已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此一  
段他先說做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



之時必做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做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變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又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

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地乎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剛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續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效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也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



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  
曰仁之適以害之趙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

曰欵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續

罪惟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  
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此理甚當謂

雖堯舜之亦只是罪最輕而已人傑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  
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心則危而易陷道

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辨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  
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

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

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  
我瑛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心爾如  
何謂之危既無義理如何不危士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  
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

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危者欲陷而未

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舉  
編云聖人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

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豈竟  
是聖而罔念便狂錄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

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  
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



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味若說道心天理  
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  
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人心人欲也  
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  
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下  
同惟精惟一是一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  
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  
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  
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佐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  
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  
或作從形體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或作就道理上  
生出來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  
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

是擇善而固執之功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  
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  
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  
曰是道心畧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  
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蓋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哀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甚至於過而不能  
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  
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渴飲此人心否  
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  
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  
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  
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



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又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猶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湏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飢之可食而不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當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剛

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湏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中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

若是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獲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故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節道心人心之理節

心只是一箇心禱禱云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

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轉作既能辨

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如如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驥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猶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可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



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剛錄見下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籠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籠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議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

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節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至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含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

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樵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壑危執其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頽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文蔚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

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



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合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賜

因論惟精惟危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僞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方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真知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

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廢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



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辨別出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着力寓

林蔡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直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



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蔡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飢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子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固有其初棟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更無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而先難便是

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心裏要說如紇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為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問如何某說如他說動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仁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



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凡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從周○德

實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實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實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實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語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性指躬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真淳得仁義禮智之心聖

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止欲其察之正相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略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緜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節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敬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間暇之意廣臯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臯陶之德或以為是臯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



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皇陶底語問然則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銖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者勉勵輔翼職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其事以為驗是也微

九德分得細密闕皇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

八種必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剛

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注廉謂核用簡屬與此簡者混而不分

明相發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勉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職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方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方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刑之類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豪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皋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

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又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又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者予克被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又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後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  
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  
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  
之捷以記之乃是賞會罰曰既是賞罰當別有施誥如何只靠  
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爲好人乎元德問五言東萊  
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  
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  
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其觀之其聲最不和平  
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  
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  
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  
以伏生所傳爲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  
曉如堯典舜典皇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僇功載采  
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  
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固或者壽俊在厥服作一  
句今觀古記款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  
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  
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  
爲利不遷之爲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  
好一場大鵲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  
鞞過盤庚却看說命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  
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傲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隴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



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媯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



